

中国武警特别行动系列丛书

张树森 主编

与共和国

风雨同舟

——中国武警守护共和国纪事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中国武警特别行动系列丛书

张树森 主编

与共和国 风雨同舟

—— 中国武警守护共和国纪事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共和国风雨同舟/张树森主编.—北京:人民武警出版社,2009.9

(中国武警特别行动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80176-336-5

I.与… II.张… III.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67121号

书名:与共和国风雨同舟

主编:张树森

出版发行:人民武警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号 (100089)

(发行部电话:010-68795350, 68471803)

印刷: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1/16

字数:201千字

印张:12.8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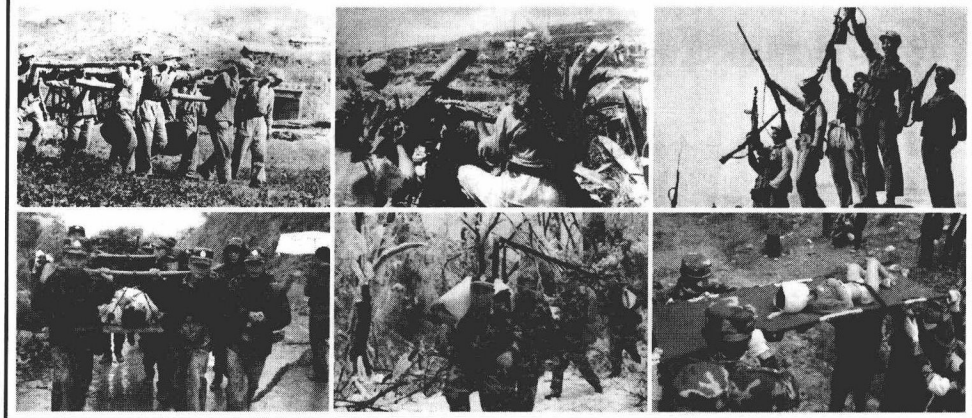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-3000

版次:2009年9月第1版

印次: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3.00元

目录 CONTENTS



剿匪备忘录 1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匪患给年轻的共和国带来极大的麻烦。他们攻击我地方政权，伏击和暗杀我军政人员……为清除共和国肌体上的这颗毒瘤，组建不久的公安部队积极投入到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剿匪中。经过 14 年艰苦卓绝的战斗，终于消除了匪患。

扬威朝鲜战场 27

59 年前，在我入朝作战的大军中，有一支鲜为人知的队伍，那就是刚刚组建不久的公安部队。他们按照党中央的批示，清除敌特，看守押运，对空侦察……为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。

补天裂 51

1998 年夏，从长江到黑龙江，从淮河到嫩水，几乎是从南到北都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洪水袭击。苍天哭泣，江河倒流，洪水肆虐，波浪滔天。

在 70 多个抗洪抢险的日日夜夜里，有这样一支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的部队，他们出动最早，转战地域最多，在一线坚持时间最长，被誉为最敢打恶仗、最善打险仗的拳头部队。



在共和国告急的时刻 89

2003年春夏,一个令人难忘的季节,一场突如其来的“非典”疫情,震惊世界。在谈“非”色变的特殊时刻,为稳定社会,战胜疫情,共和国的忠诚卫士们,以英勇无畏的精神,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。

冰冷血热 121

我们不会忘记发生在2008年年初的故事,它给我们留下了太深的记忆和太多的感动!

我们不想用救灾来收获感动,但救灾却真实地浓缩出中国人的坚强品格。大冰雪已经过去,但它所凝成的精神必将成为我们战胜困难重建家园的力量,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瑰宝。

生死大救援 157

山崩地裂中,他们冲向最需要救援的地方;残垣断壁里,他们寻找着与死神拼争的生命。共和国遇到了特大灾难,他们必须舍生忘死,必须履职尽责。汶川大地震虽然过去一年多了,但百年之后,共和国不会忘记武警官兵的功勋。



剿匪备忘录

■ 王凯



土匪古已有之,但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,土匪人数之多、分布之广、影响之大、组织程度和武装程度之高,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的。连年军阀混战给土匪的产生、生存、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。在民国军队中,不少军事头目是从土匪首领起家的,或曾经当过土匪头目。北洋军阀部队和国民党新军阀部队中,亦有不少人时而为兵,时而为匪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,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潜留了大批特务和党政军骨干分子。这些人与溃散在大陆的国民党军、惯匪、反动会道门、地主恶霸势力相互勾结,组织土匪武装,妄图建立“大陆游击根据地”,等待时机,配合台湾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。这些新老土匪,结伙成股,多则千人以上,少则几十人,分布在全国各省结合部、偏僻山区和沿海岛屿。土匪最多时,曾达 200 多万人。这些土匪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策动和指挥下,有计划、有组织地进行颠覆破坏活动,不断发动暴乱。福建、安徽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五省有 37 座县城,曾一度被土匪占领。安徽大别山区的 14 个县,基本上被土匪武装“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”汪宪所控制。广西的土匪曾一度煽起大范围的暴乱。甘肃、青海、陕西、宁夏、新疆等地的土匪,勾结民族地区宗教中少数反动上层分子,煽动和组织大规模暴乱。青海的马步芳部骑兵旅旅长马英等,纠集散兵游勇,在大通、门源、湟中一带近 10 个县内发起暴乱,妄图消灭解放军驻青海部队。成都解放后,国民党军残部在四川、西康地区掀起反革命武装暴乱。在交通干线附近活动的土匪,大肆破坏交通运输和通信设施,上海至南京和浙江至江西的铁路,就经常遭到土匪的破坏,成都至重庆、重庆至贵阳公路上的车辆,和泸州至重庆的江船,也屡遭抢劫,造成交通阻断,致使成都、重庆等城市的粮食供应一度出现严重困难。

土匪武装大搞暗杀恐怖活动,袭击政权机关,杀害军政人员和进步群众,抢劫财物,强奸妇女,放火投毒,扰乱社会秩序。1950 年 1 月,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、区、县级人民政府 100 多次,仅苏南地区就有 120 名干部被土匪杀害。解放军第 10 兵团后勤部长李厚坤在浙江东阳县朝村执行任务时,遭土匪伏击而牺牲。1950 年头三个月,仅广东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机关,就遭土匪袭击近百次,有 2 座县城、6 个区政府被围攻,86 个乡政权被破坏。四川省内江县的土匪袭击了内江县的 5 个区政府,打死干部 14 名,抓走工作人员 38 名,轮奸妇女干部 10 人。贵州省土匪打死打伤和俘去征粮人员 2000 多名,抢走粮食 90 多万公斤。第 60 军 179 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在成都东北的龙潭寺执行任务时,遭土匪袭击被活捉,土匪将他挖



眼、割舌、掏心，最后惨死在匪徒刀下。第60军一名炮兵营的司务长，外出买菜时在灌县竹瓦被匪徒抓去活活煮死。云南、贵州地区先后有数千名干部被土匪杀害。四川一些地区的土匪将群众财物洗劫一空，仅遂宁、资中两县，就有上万名群众受土匪迫害流离失所。四川仪陇县的土匪，一次投毒使4000多人中毒。

土匪的疯狂破坏，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宁，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。在开国大典上，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，要求人民解放军剿灭匪特。1950年6月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：“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。”

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至1953年，先后抽调6个兵团部、41个军部、140个师、两个旅、20个团和海军一部，约150万兵力，分别在华东、中南、西南和西北地区展开了历史上大规模的剿匪作战。剿匪部队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和人民群众协助下，贯彻“军事打击、政治瓦解、发动群众”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“镇压与宽大相结合”，即“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，立功受奖”的政策，结合民主改革、减租减息、镇反清霸、抗美援朝等工作，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，共歼灭土匪武装265万人，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清除了大股匪患。

组建不久的公安部队积极投入到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剿匪中。在剿匪中，公安部队先后经历了配合解放军剿匪和单独剿匪两个阶段。公安部队配合解放军进剿大股土匪，先后歼灭土匪100多万人，其中以公安部队为主歼灭的土匪有12万多人。1953年以后，随着大股土匪的剿灭，以大部队剿匪已不合时宜。遵照中央军委指示，公安部队担负起清剿散匪的艰巨任务。

公安部队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清剿，到1965年，共歼灭零散隐蔽流窜的土匪达4万多人，至此，土匪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基本消除。

上篇：联合作战

擒贼先擒王

1949年，陕西商洛、渭南专区和各县公安队，积极配合解放军围剿了大土匪周寿娃、王秉宏等几千名祸害一方的群匪。在剿匪中，公安部队充

分发挥了人地两熟的优势，在各县公安队的带领下，解放军占领有利地形，打击土匪要害，经过同土匪几个月的战斗，土匪终于被打垮，大匪首王秉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缴枪投降，周寿娃在战斗中被打伤，他见大事不妙，只好带伤逃走，其余土匪被全歼。

1949年12月，青海省马英、马忠义股匪在大通、门源、湟中、西宁、循化等地煽起大规模的武装暴乱，当地公安武装配合解放军进行了平息清剿，保卫了各级政权机关的安全。当时马英股匪200多人袭击门源县二区政府，此时，区政府只有县公安队一个排的兵力。面对强敌，他们毫不退缩，同数倍的土匪英勇战斗十一个小时，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。县公安队阻击叛军为大部队赶来剿灭土匪争取了时间。随后，马英股匪被赶来的大部队全部剿灭。

全国范围的剿匪战斗开始后，甘肃省公安部队在榆中、平凉等地，配合解放军平息了郑永清等股匪煽起的两起武装暴乱，歼灭土匪969人。

1950年解放军进剿新疆原国民党阿山专员乌斯满股匪时，新疆公安部队在十几个县配合作战。新疆和平解放后，乌斯满联络胡赛因等股匪，勾结潜伏在起义部队中的特务、反革命分子，制造民族纠纷，瓦解起义部队。在乌斯满的精心策划下，新疆起义部队骑兵第7师2300多人，于1950年3月叛变。党中央得知消息后，立即命令西北军区部队进行围剿，经过十几次战斗，叛变的大部分匪徒被歼灭。剩余的叛军见大势已去，纷纷投靠到乌斯满土匪中，这些叛军的到来，使乌斯满的土匪部队增加到7000多人。随着队伍的壮大，乌斯满有恃无恐，他开始带领土匪进行公开抢劫，在哈密至安西的交通沿线，疯狂捕杀来往的军政人员，袭击驻军小分队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中央决定剿灭这群土匪。

1950年4月，西北军区以第2、第5、第6军各一部和战车团、都善游击队及乌鲁木齐公安营1万多人，对乌斯满股匪进行大规模进剿。在这次同土匪作战中，乌鲁木齐公安营在吉木萨尔一带担负攻击任务，作战地区10个专区、70多个县的公安部队，担负了警备城市、堵截土匪的任务。由于公安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为大部队剿灭乌斯满部土匪创造了条件。经过三个月的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，到7月下旬，乌斯满股匪大部分被歼灭，这次行动，共毙匪435人，俘匪1368人，投降2769人。见大势已去，乌斯满率残部200多人逃入甘肃。

1951年，驻新疆解放军清剿流窜于乌鲁木齐和阿勒泰地区的哈里拜



克、艾拜都拉、哈那提巴依、谢尔得曼等股匪，当地专、县公安部队积极参加剿匪战斗。木垒河县公安局班班长艾买提带领5名战士堵截土匪，击退29名土匪的多次突围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青河县公安队30多人与谢尔德曼股匪500多人战斗一夜，打死打伤132名土匪，最后土匪见无法突破公安队这道铁网，只好撤退。

在西南地区，各省、市、专、县公安部队和城市警备部队，也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配合国防军剿匪。1950年，仅四川成都、南充市警备部队即进行大小战斗40多次，歼匪7000多人。贵阳市警备部队参加剿匪作战250多次，歼灭土匪5600多人。1951年，四川、贵州公安部队积极投入对股匪的重点围剿，歼灭土匪42340人。

在中南地区，公安部队组成侦察队或武装工作组，配合解放军侦察匪情，捉拿匪首。1951年，广西公安部队参加对股匪的进剿，歼匪62384人。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4省歼灭土匪53084人。

在华东地区，公安部队一面在内地配合剿匪；一面清剿沿海地区的土匪。

1951年，在福建地区歼灭土匪4740人。公安第17师从1950年6月至1951年3月，歼灭浦东地区的土匪46股，歼灭土匪647人，俘获重要土匪首领25人。

在华北、东北老解放区，公安部队积极对残匪进行清剿。1950年，东北公安部队歼灭土匪80多股，1700多人。1951年，华北公安部队重点清剿绥远地区土匪，歼灭土匪1140人。

进剿川西北

四川省西北部，人口40多万，在这个地区，80%以上是藏族。由于历代封建王朝、军阀和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，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，人民极端贫困和落后。全国解放时，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封建农奴制的状况。国民党逃台前，有计划地在川西北潜伏了大量特务分子。在内地展开大规模剿匪时，一些漏网的匪首也窜入这个地区，国民党把建立“大陆游击根据地”的希望寄托在这里。因此，川西北成为西南地区剿匪作战的重点。

针对川西北严重的匪情，当地党委和军区有计划、有步骤地组织了进剿，公安部队从始至终参加了进剿作战。



1950年,川西武装暴乱遭到沉重打击后,漏网匪首“川康甘青反共突击军”总指挥周迅予(原国民党“军统”成都稽查处处长)、中将副总指挥兼第1纵队司令傅秉勋(原国民党军第72军军长)、第2纵队少将司令何本初(原国民党茂县专区专员),相继窜至靖化(今金川)、懋功(小金)地区,拉拢藏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,收罗残散反革命分子,企图在这一地区建立“游击根据地”。靖化、懋功于1950年8、9月相继解放,残匪转入隐蔽活动。

1950年10月以后,朝鲜战争爆发。为了国家的安全,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,土匪见有机可乘,便大肆进行破坏活动。1951年1月,周迅予等与当地反动土司杨春普、青仲臣等,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武装暴乱。解放军驻守达维的两个排,与匪特和叛众激战数日,因寡不敌众而全部壮烈牺牲。随着土匪与叛军占领懋功和靖化县城,暴乱匪徒增加到7000多人。

暴乱发生后,川西军区立即调成都市警备部队第532团3营、西康军区第555、第558团及茂县军分区共17个连的兵力前往进剿。2月中旬,进剿部队进占达维、不坡、抚边等地,匪特见大军压境,便改变了策略,他们化大股土匪为小股土匪,分散进行活动。3月中旬,野战军第534团、成都警备部队第533团和川西行署公安大队各一个营前往增援。经半个多月的连续战斗,收复靖化、懋功两县城。匪首周迅予、傅秉勋等漏网逃窜,匪特瓦解,有的投诚、有的逃匿。部队转入驻地进行剿匪。至5月底,暴乱基本平息,共歼灭土匪600多人。

“四土”,即川西北的梭磨、卓克基、松岗和胆坝4个土司的辖地。这里幅员辽阔,山大林密,道路险峻,交通不便,纵横100~150公里。藏族聚居,人口近10万。“靖懋暴乱”的漏网匪特纷纷窜至“四土”地区,企图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山区再建反革命活动“基地”。

川西区党委、川西军区决定由西南公安师进军“四土”地区,并规定了“在充分做好军事准备的条件下,力争从政治上解决问题,实现和平进军”的方针。

1951年7月18日,西南公安师向“四土”开进,茂县军分区部队北上配合。8月中旬进剿部队进驻马塘、梭磨、卓克基等地,下旬进至松岗、胆坝,与茂县军分区部队会合,实现了和平进军“四土”。部队到达“四土”后积极开展民族工作,他们首先是争取、团结以卓克基土司索观瀛为首的上层人物。索观瀛是川西北少数民族的“三大头领”之一,管辖区有3万多



人,战时能动员 3000 多人和枪支,与黑水大头人苏永和、阿坝大土官华尔功臣烈鼎足而立。争取、团结索观瀛,不仅“四土”工作能顺利开展,对其他各土、屯、部落也会有很大影响。

1950 年,解放军向靖化、懋功进军时,索观瀛曾任匪首周迅予组织的“川康甘青反共突击队”第一纵队少将副司令兼第 1 总队司令,他曾派信头人参加了周迅予策划靖懋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会议,并接来匪首傅秉勋密商配合行动,放纵土匪包围与袭击政府工作人员。“靖懋暴乱”被平息后,他又暗中派人护送周迅予、何本初和傅秉勋等重要匪首窜往草地和黑水地区。索观瀛还是国民党党员,伪“国大代表”,县、省参议员,1935 年曾受封“卓(克基)胆(坝)松(岗)三土游击司令官”,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阻击过长征的红军过境。他对蒋介石“反攻大陆”抱有极大的幻想。

公安师进驻“四土”后,广泛宣传进军是为了剿灭匪特,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,对少数民族中一些人过去的问题“既往不咎”。成立“四土、阿坝临时军政委员会”时,让索观瀛任副主席,并请索观瀛等人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,参观内地建设,通过这些活动,使他大开眼界,受到了教育。在工作中,公安师官兵对上层人物以诚相待,协商办事,充分尊重其职权、地位,使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真心实意的,从而使他们的态度逐渐开始转变,部队的工作逐渐得到了他们的支持。

在少数民族群众中,部队大力进行时事、政策宣传,揭露游匪特务的谣言,认真执行政策纪律,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,积极帮助群众生产、劳作,密切军民关系,消除民族隔阂。通过一系列的工作,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、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所做的,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,使他们渐渐变疑惧为亲近。由于他们解除了戒心,工作局面很快就打开了。随着工作的开展,清匪工作也获得了新的成绩。各土司先后组织了“清匪生产委员会”,配合部队争取和侦捕散匪。“靖懋暴乱”漏网的重要匪首孙永贞、周勉之等,在头人、群众协助下被捕获,社会秩序日趋安定。“四土”地区,成了进一步开展川西北工作,彻底清剿残匪的前进阵地。

黑水之战

1950 年 7 月,川西北的国民党 72 军少将军长傅秉勋的部队在靖化被解放军剿匪部队打垮后,傅秉勋率领逃出来的残部 20 多人,携带电台潜

入黑水,投奔黑水大头人苏永和。

1949年,胡宗南曾委任苏永和为“川陕甘反共救国军”司令,并派335师副师长、“军统”特务刘琮禹携电台到黑水。西南新中国成立后,一些漏网的匪首、特务陆续逃亡到黑水,在苏永和的庇护下,潜伏隐蔽,秘密活动,并与台湾国民党取得了联系。台湾国民党视黑水为“陆上台湾”,极力鼓动苏永和同人民政府对抗,并委任苏永和为“中华人民反共救国军”249路军少将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。

苏永和为黑水地区“四大头人”,经过内部械斗兼并和联姻辖地称雄,势力逐渐扩大到全黑水和“四土”的松岗、梭磨一带。傅秉勋在黑水找到了苏永和,在他的煽动下,苏永和与黑水地区上层密谋,裹胁士兵3000多人,组成“第249路军”,由傅秉勋任中将司令,下设14个纵队,8个独立支队,公开对抗人民政府。

新中国成立前,国民党28军军长邓锡侯曾4次派兵攻打苏永和,均遭失败,苏永和也因此在当地声威大震。

1935年6月,中央红军北上经过黑水,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,派人拜见了苏永和并同他协商:红军只是经过这里,并不想停留,不伤这里的一兵一卒,也不动一草一木,希望苏永和让红军从这里经过。苏永和接见了红军代表并当场承诺,不进行阻挡。但红军开始过黑水时,苏永和接到蒋介石的密电,要他不惜一切代价阻击北上的红军。接到密电后,苏永和便背信弃义,出尔反尔,指挥众多土匪袭击了红军。由于突遇苏永和袭击,红军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,损失很大。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,当天便亲自拟电对苏永和进行了嘉奖,并授予他“松理懋守备司令”“松茂游击剿匪司令”。

国民党从大陆失败后,苏永和采取了观望的态度。在这种情况下,为了稳定黑水局势,党中央、毛主席指示,不计前嫌,对苏永和既往不咎。

在蒋介石“和平周旋,保存实力”的反共策略引导下,苏永和假意表示拥护政府,暗地里却和台湾及傅秉勋积极勾搭,准备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。他们秘密组织了4000多人的反动武装,煽动群众图谋暴乱。

1952年6月13日,台湾在美国飞机及飞行员的帮助下,向黑水投下大量传单及药品、弹械。这次空投成功后,也给傅秉勋和苏永和打了一支强心针,也增加了他们反共的资本,苏永和撕下伪装,公开和人民政府决裂。



台湾空投增加了傅秉勋的军事和政治资本,他派冯旅平、刘华初、王泽朗等,配合空投特务5人编成5个组,带电台6部(内有一部送草地周迅予处),分赴松岗、阿坝、若尔盖、甘南等地宣传、活动。本来就持观望态度的松岗、阿坝、若尔盖、甘南等地的头人们见苏永和公开同共产党对抗,均感到有“奔头”,纷纷派人到黑水领取台湾空投物资。

傅秉勋和苏永和也明白,空投成功,意味着同解放军的决战拉开了序幕。他们曾先后四次召开支队长以上匪首军事会议,研究“解放军对黑水的方针”,讨论应对措施。

黑水问题不迅速解决,匪患就可能向外扩延,波及西北、西南广大民族地区,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注。中央军委指示,黑水问题解决得好,与整个川西北,甚至川康、青、甘边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意义,务必将土匪在预定的地区消灭,不使其逃跑。如匪特逃跑应坚决追击,务求不使匪特有喘息之机而将其歼灭,否则,将不易收拾。

空投后不久,中央军委就批准西南军区以轻装师等共11个团兵力的进剿作战方案。

西南军区于6月20日,在重庆浮图关西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室召开黑水作战会议,贺龙司令员亲自主持。

为了歼灭傅匪,解放黑水,争取以苏永和为首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,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南军区指示,川西区党委和川西军区迅速成立黑水剿匪前线党委和指挥部。川西军区于1952年6月调集7个步兵团、25个步兵营、两个炮兵营、1个通讯营,共21000人的兵力进剿黑水叛匪。另外西南军区还抽调战斗机4架、轰炸机5架、运输机1架配合作战。

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委郭林祥任剿匪总指挥兼政委,茂县军分区司令员张行忠任副总指挥,川西军区参谋长唐健伯任参谋长,前线指挥部设在茂县军分区机关。

从接受任务到部队出发时间很短,就是几天的工夫。接到任务后,郭林祥就考虑清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屡屡在黑水被打败的原因,他当年长征时经过那里,知道那里很复杂,但具体怎么复杂就不清楚了。郭林祥查了大量资料,走访了很多知情人,最后弄清楚了。清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吃败仗,这当然有一些其他原因,但最关键的是黑水这条河的水太深。黑水地区属高原气候,一年四季气候比较恶劣,经常一天就能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。黑水河宽有100多米,大多处水深2米多,由于是从雪山上



下来的融水,河水冰冷彻骨,且流速很急,又是进黑水的必经之路,没法搭桥,人只能涉水过河,很容易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,即使没有被冲走,由于冰冷的河水浸泡,热力和体能消耗殆尽,过了河的士兵已经没有战斗力了,只能招架无法还手;二是军队进去没有带足足够的粮食,当地经济比较落后,生活在这里的人,自己的温饱都很难解决,进去的部队在那里很难弄到吃的,自然就失去了战斗力,要想打胜仗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弄清楚了失败原因,郭林祥召开有关指挥人员会议,经过讨论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。进去的部队一直往前打,不能停留,进黑水必须架桥,不能把桥破坏;二是要维护交通线,前面打,后面要留下部队维护交通线,粮食弹药要源源不断送到前线;再就是重视区分民族和土匪问题的交织,该打的要打,该杀头的要杀头,对少数民族一个不杀。

遵照军委及西南军区“确实做到堵死、围死,集中兵力东西钳击,彻底歼灭傅匪主力”的战役指示,郭林祥根据黑水的地形和敌情,决定从西、东、北三线发起攻击,空军在战役上予以配合。

部队向黑水进军前,傅秉勋已经做好了阻击解放军进剿的准备,并集结汉匪近 3000 多人,列阵以待。

这些汉族匪徒,主要来源一是“靖懋叛乱”失败,窜入黑水的匪众;二是 1951 年平原地区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,漏网逃入黑水的匪众;三是川康甘青周边逐渐向黑水集结的匪众。

郭林祥指挥部队向黑水挺进,进剿部队后勤运输线长近千里,部队吃的粮食、蔬菜和打仗用的弹药,全靠民工从成都、绵阳两地往前背。川西设支前委和支前指挥部,下设灌县、绵阳等 5 个办事处,3 个空投场,3 所医院,11 个兵站,动员民工 4 万多人。民工支前踊跃,特别是山区民工,政府以工代赈,群众争相参加,有粮才有军队,特别是在人烟稀少的雪山地区作战。

历史上清军定金川,15 年后才取胜,川军三进皆败,粮草不济,或根本没有后勤保障,不能不是败北的一个原因。所以这次进剿,专门分工由张行忠负责后勤的指挥。

7 月 17 日,匪徒所有前沿阵地均被我军控制,黑水敌人处在解放军全面包围之中。

经过策划,傅秉勋于 20 日下令作战处长李意诚率土匪 500 多人,向驻黑水瓦钵梁子的解放军发起猖狂进攻,想趁解放军立足未稳,一举将解放军击退。



7月20日拂晓,西、东、北三线部队和空军在前指的统一指挥下,发起了总攻。

瓦钵梁子是进军黑水的大门,不打下瓦钵梁子就无法进黑水,这个地方的战役位置很重要。钱存义刚从茂县调到加强一营一连任指导员,他带部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急行军,3点多钟就赶到了瓦钵梁子。敌人已经有了准备,在村子里挖了不少战壕,以逸待劳,在这里等着剿匪平暴的部队。

大部队陆续朝这里集结,不打通这个村子,部队就无法进剿黑水。钱存义把部队重新调整了一下,还没有完全布置好,敌人便开始向他们发动进攻了。敌人的用意很明显,那就是趁他们刚到立足未稳,将他们歼灭。

战斗很激烈,土匪们利用熟悉的地形,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,钱存义沉着冷静,指挥部队一次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参加战斗时上级有规定,为的是统战需要,对汉人和藏人要区别对待。

部队一时打不下瓦钵梁子,土匪也不敢贸然出击,双方就这样处于胶着状态。白天谁也不敢冒险出动,晚上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,土匪为了把解放军压下去,趁着夜色向阵地发动了进攻,他们凭着对地形的熟悉,说来就来去就去。钱存义命令战士们依托白天挖的战壕,向不断蠕动的黑影进行射击,打了一夜,第二天天亮后一看,在阵地前,打死了几十个土匪。

打下瓦钵梁子,一连在坚守中有80多人伤亡。

西线之敌防守较为薄弱,傅秉勋原以为解放军不可能翻越亚克夏大雪山,将主力置于芦花以东,直到部队出其不意翻越亚克夏大雪山后,守敌惊慌失措,仓促应战。

先头部队正在马河坝、寡骨间与顽抗之匪激战。在甘斯背,敌总队司令加齐三郎头人,率212名守山武装人员向解放军投降;在卡子桥,解放军第137团3连尖刀班受阻,与汉匪吴汉章的200余匪徒激战,全班12名同志,除19岁的新战士张学义外,全部壮烈牺牲。

张学义头部也受伤了,他利用夜色掩护,仍与敌人进行捉迷藏式的战斗,吸引住敌人,一直坚持到后续部队跟上投入战斗。战后,张学义被贵州军区评为“孤胆英雄”,数次进京观礼,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。

7月22日,独五团控制了黑水北大部地区,堵住了敌人可能向西北逃窜的主要山口、路口;第137团在其他部队配合下,消灭芦花桥守敌后,攻占敌西线指挥所——芦花官寨。

这时西康营和第24团一营,走一路打一路,歼灭沿途敌人后,进入羊



贡、得食窝、斯纳山一线。23日凌晨,郭林祥率前指赶到芦花寨。这时部队经过长途行军、作战,已经成了一支疲惫之师。郭林祥和指挥部紧跟第137团之后行动的,一到芦花就到部队去看望指战员。但东西两线24日午时在麻窝苏永和的官寨会师不能改变。何况,从芦花到麻窝的30多公里山路,沿途都有敌重兵把守,第137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行动,东线部队正在木疏、麻窝间与匪激战,轻装师的主力必须立即跟上,一刻也不容滞留。

东线,从战役发起第20团和第16团各沿黑水河一岸,齐头向前攻击。敌人的主力在东线,敌12个纵队在东线就有9个,傅秉勋的总指挥部也设在东线的木疏衙门。

战役的第一阶段必须先打通黑水河以南,占领南岸的人口稠密区,占领以后就迅速清剿,力求占一地巩固一地。到战役的第二阶段,再攻占黑水以东和小黑水流域。

战役发起前所下达的作战命令规定:东线第20团沿黑水河西岸向前推进,直取傅秉勋的指挥部,然后于24日进军到麻窝,与西线部队会师。第16团沿黑水河东岸向前攻击前进,如傅秉勋向黑水河以东龙坝方向逃窜时,即跟踪追击进入龙坝地区作战。如傅秉勋不向东、不向北,而向西窜逃,与麻窝的苏永和靠拢或会合时,第16团则置黑水河以东龙坝地区之敌于不顾,在石碉楼附近渡过黑水河,会同第20团向西攻击直取木疏衙门。

7月20日战役发起后,傅秉勋为争取北逃的时间,一面指使苏永和出面与解放军谈判,力求缓兵;一面放弃木疏,直扑双溜索,企图向小黑水方

